

那是一个细雨飘飞的夏日午后，我结束了一个月的探亲假，乘车来到西安火车站，买好了去吐鲁番的车票。看表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就背着行李包在车站广场闲逛。

不经意间，我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女孩正盯着我看。我看了看她们，继续走我的路。没想到那个大点的女孩竟向我走来，满脸焦虑又略显胆怯地看着我。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你有什么事吗？”她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向我叙述了她们遭遇：我家在新疆哈密，我和妹妹都在西安上学，今天已买好了车票准备回家过暑假，谁知突然发现车票不见了！现在离发车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可再买两张车票还差二十多元钱……没等她说完，我就知道是遇到了骗子。

我认真地看了看姐妹俩，顿生怜悯之情。然而想帮她们的念头只一闪而过，我的耳旁立即响起亲朋好友告诫我的话。于是我说：“对不起，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你们还是另找别人吧。”便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火车快要启动了，我匆忙找到自己的座位。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心中暗自庆幸又有一丝不安。这时，我忽然发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动，原来那姐妹俩又和我坐同列火车、同节车厢！我自问：真是冤家路窄啊。姐妹俩从我眼前走过的时，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了一丝笑意。那一刻，我觉得很尴尬，便把头低了下去。就这样，在火车的颠簸中，我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一看，令我大吃一惊：

心灵驿站

一袋红樱桃

刘奔海

对面座位上的乘客已经下车了，而那姐妹俩不知什么时候竟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个姐姐开口问我早上好，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等我洗完澡却看见她从包里掏出一袋红艳欲滴的樱桃，放在我面前请我吃。但是我抿了抿干裂的嘴唇，把头扭向了窗外。

又一个夜晚到来了，我提高警惕，生怕一睡着便会出现什么闪失。但是渐渐地我越来越困，不久就呼呼地睡着了。清晨醒来，我发现对面座位上空空的，那一对姐妹已经下车了。我慌忙检查了一下我的所有行李，不少一件，都完好地躺在那里。这时，我注意到桌上放着的那袋红樱桃，旁边杯子里压着一张纸条，展开一看，是一张简短的留言：

大哥，我们已经下车了。前天下午，我是低价卖掉自己心爱的手表才买上车票的。你知道吗？我在西安火车站遇到你，就觉得像是遇到了我的哥哥！真的，在我的印象里，哥哥就是你那个模样。三年前，哥哥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不到二十岁就孤身一人去广东打工。三年中，他一直没有回过家，只是每隔一两个月就会给家里寄上点钱，让我们好好读书。我也不



知道他在外到底干些什么，一个人是怎样过的……这袋红樱桃是前些天我们姐妹俩去陕西商洛山中看望一个品学兼优却又面临失学的孩童时，那个孩子爬上山坡一颗颗给我们摘的。路上口渴，吃上几颗吧……

我心中有一丝酸楚的感觉，原来姐妹俩把我当成哥哥看待，信任我，依靠我。而我却对她们心存芥蒂，怀疑她们，敌视她们。我注视着那袋颜色变暗了、红红的汁水已经渗出、仿佛被泪水浸泡的红樱桃，满是愧疚。

图/涛涛

身为警察，我与老公很少有时间顾及儿子的学习成绩。快考试了，老公上了专案，原本打算好好帮孩子辅导功课，可临时又接到一项紧急任务，泡在材料堆里忙了几天后，又上北京出差。

“家长您好，从本周测验中看，您的孩子考了85分，成绩不是太理想，学校下周要进行期末考试，请您工作之余务必帮助孩子搞好复习……”一天晚上，我正埋头伏案，手机上突然出现了这条孩子班主任孟老师发来的短信。这不同于往日收到的校信通短信，老师的担心已经很明显。呆呆地望着这条信息，我落寞。我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的关心究竟有多少？同为警察，我与老公一年四季都在忙，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过问多少？

接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并没有像平常那样严厉地斥责孩子，而是轻声地问他：“上课学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听懂？”“不是的，我都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考不好！妈，你啥时候回来？老师让家长帮助检查作业，订正错题。你和爸爸都不在家，我怎么办啊？”孩子的着急让我更揪心。

“孩子，别急，妈现在教你，你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检查作业，你想想，如果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了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做对了每一道题，取得了优异成绩，大家会多么地佩服你？”嘴上虽给孩子加油，但心里面特别不好受。由于我们两口子工作忙，儿子打小儿就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对于孩子衣食住行，父母全部包揽了，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年迈的父母也十分为难。

万家灯火

考试进行时

张虹

“妈，你啥时候回来？”孩子依然重复着这一句。

“孩子，听妈妈的话，咱们就从今天做起。每天做完作业后，自己先检查，有不明白的题，就给妈妈或是老师打电话，妈妈相信你！”我鼓励孩子。

“好吧，妈妈，我试试看。妈，我还是想你！”孩子终于忍不住了。

“男子汉，妈妈知道你一定会行！”一股深深的愧疚顿时袭上心头，我禁不住悄悄落泪。

第二天晚上，孩子很高兴，“妈，我的作业虽然错了一道题，但老师还是给我得了个‘优’，你高兴吗？”

“孩子，你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妈妈为你骄傲。”我欣喜。

“妈，我们下星期二考试，你觉得我能考多少分？”孩子问。

“分数并不重要，孩子，妈妈相信你，你一定能够考得非常出色！”我再次鼓励。

“妈妈，我们今天考了语文，我早早地就答完了卷子。明天考数学，我觉得我能行！”孩子的自信让我很欣慰。

返郑后，我直奔学校去接儿子，孩子高兴极了，“妈，我的英语96、语文95、数学98，全在95分以上！哎，这是我们老师发给我的奖状！”

一时间，愧疚、劳累、牵挂、辛酸统统被喜悦所代替，我将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任凭泪水滂沱。

异域见闻

巴黎街头艺人

英子香

周末，儿子休假，陪我们逛协和广场。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最美丽的广场之一。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23米高、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非常雄伟壮观，据说这是路易·菲利普从埃及卢克索移来的著名文物。我们在方尖碑下的喷泉拍照留念，这时，一曲优雅的手风琴声飘过来，我不由地循声望去。

不远处，一名女孩正专注地拉着手风琴。她很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梳了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五官的线条明朗直率，棕色柳眉、黑白分明的眼睛，天然的清爽和俏丽。她着一身粉红的粗毛线衣、黑色短裙，站在一把缀满红色玫瑰、绿色花叶的太阳伞下，怀中抱着银白色的雕花手风琴，头微微偏向一侧，身体随着乐曲不自觉地摇摆着。青葱、靓丽，脸上洋溢着无邪的美，过往的男女老少无不停下来驻足观望。

女孩拉着手风琴，很大方地对所有拍照的人露出她最灿烂的笑。指间的琴声也同她的笑容一起愈发灿烂起来，欢快地飞扬在协和广场上空。她沉醉在琴声中，尽情地展示着不沾尘埃的青春年华。她拉的歌我不知道名，但我觉得很动听。许多游玩的人随着她的琴声，会心地拍打着拍子，情不自禁地轻轻地

人在途中

改变零分的勇气

宋小昆



有一年，我应聘到家乡的一所学校当美术老师，刚开始时我干劲十足，所指导的几个学生接连在市里的绘画比赛中获奖，我看到自满起来，讲课也没有以前认真了，给学生辅导完后扭头就走，从不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对老师进行测评，以此来评估老师们的教学质量。在总结大会上，校长很严厉

地说：“在这次测评中，有学生给我们的一位老师打了零分！”他还点名让我散会后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在校长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张写着名字的测评单，那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零”，我惊呆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从小到大还没有得过分，这让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感。校长谈话结束后，我满腹沮丧和委屈回到

了办公室，在办公桌上不知是谁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老师，对不起，我给你打了零分，肯定你会很生气，但我认为你讲课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讲课的内容太呆板不够生动、指导我们绘画时语气太生硬了……”

看着那张纸条，我终于明白自己得了零分是因为工作态度的不端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轻率地上过一堂课，我常常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里充电，把一些生动的课外知识融入到课堂中，使原本枯燥的专业绘画训练变得轻松起来……慢慢地，我的课开始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更多学生的绘画作品在比赛中获奖。

两年后，我准备去郑州发展，于是我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并得到批准。临走的前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一位班上的男学生走了进来，他向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老师，你还记得吗？前年测评的时候，是我给你打了零分，其实你的课并没有那么差，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行为伤害了你，听说你要离开学校了，我特意来向你道歉！”听完他的话，我拍拍他的脑袋安慰这个懂事的孩子：“其实老师一点都不怪你，当初打的那个零分，已经成为了老师心中最大的‘财富’！”

如今我在郑州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买了房子把家安在了这里，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每次想起自己所得的那个零分都会感慨万千，其实我们的人生历程就像一次次大考，得了零分并不可怕，如果从此变得怯懦，在生活中丧失了把零分变为满分的勇气，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世相百态

被迫势利

张揆辅

我四处打探时，背后突然传来尖利的声音：“站住，干什么的！”我吓了一跳，刚一转身，就发现一位保安走了过来，打量我，审视我，带着一副不能再严厉的表情。愣神之后，我发现保安居然是我高中同学阿宾，开始他还对我套近乎的举动高度警惕，等我说出自己的名字以及高中校名后，他才表现出一种极为反差的熱情，一把抓住了我的双手。

我强作笑脸打趣，问他，刚才他吼我，是不是因为我贼头贼脑？他尴尬一笑，反问我道，我会不会因为我很势利，因为他仅仅通过穿着就认定我是“坏人”。

心照不宣地彼此一笑后，阿宾希望我原谅他的举动，接下来他的一句话让我大感好奇，阿宾说：“很多人都说我们保安是势利眼，没办法啊，都是被逼的。”势利是逼出来的？我安静地听着阿宾解释。

现在的工作不好找，这小区的保安待遇还不错，因此，当我开始上班时，我就告诫自己，要认真工作，决不让这里的业主吃亏。

可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按规定，我们必须对每一位访客登记检查身份，可有一些人根本不把我们保安放在眼里，特别是那些有钱或有身份的人。有一次，我坚持要一位客人登记，说了几句，他就对我动起拳头，事情闹大后你猜怎么着？因为人家有背景，结果我不但没给工资，还向他交了检查。这种事一多我就学乖了，有车的主我不敢盘问，穿得体的我也不敢，任他们趾高气扬地自由进出，有什么办法呢？

我静了静，指着自己的夹克说：“我穿得像小偷吗？”阿宾呵呵地笑，说：“算了，你的夹克也就三四十十块的模样，不像小偷，可像是搞上门推销的，要是我们随便放人进入单元，被投诉后也要扣工资的。”

聊了几十分钟，我跟阿宾告别，朝同事家走去，可我心里蛮不是滋味，以前，我也对保安的“势利”嗤之以鼻，可阿宾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当人们甚至用“看门狗”来贬低此类职业的时候，有没有认真想过，其实是某些访客的行为造成了这一切。如果某位看门人或保安是“被迫势利”的，我们还有多少指责他们的理由呢？



姚静懒洋洋地甩掉鞋，窝进沙发，一边脱下外套一边抱怨：“还不是小沈，非让我陪他买衣服！累死我了，逛了一上午，实在走不动了，离你家不远，就上来歇会儿……”突然姚静不说话了，夸张地凑到李春天跟前，盯着她眼角的创可贴问道：“脸怎么了？怎么弄的？”

“哦，没事。”李春天将她推开，若无其事地说：“昨天打扫房间，一个玻璃渣渣碰到脸上，疼得我昨天一宿都没睡好……”李春天佯装揉了揉，转头看，小沈正把手里的袋子放到鞋柜边上，不慌不忙地换了拖鞋。

“我说呢，忙地也肿了。”姚静松了口气继续揉她的腿，“真把我累死了，腿都走断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才逛了俩小时就累成那样，你们女的不是都特爱逛街吗？”

“只逛不买你试试！”姚静非常之不服。

李春天又倒了一杯果汁回来，递给他们俩。

“那件大衣不是挺好看的嘛，你自己不买，赖谁？”

“哼，是好，两千多呢，花那么多钱买件破大衣，我有病啊！”

“我不是说送你嘛……”

“得了吧，我无功不受禄，再说了，你挣得跟我一般多，因为我给我买件大衣回头再连请女朋友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你说我心里多过意不去！”

“什么？我交女朋友还得请她们吃饭？你去打听打听，哪个女的跟我一块吃饭不是抢着买单！”

“得了，得了吧，咱俩可是同一年分到副刊的，三年多了吧，整天私生活搞得过谁？还女的跟你一块吃饭抢着买单。”姚静白了小沈一眼，接过李春天递给她的橘子，又说：“还别说，我印象里真有这么一回有个女的找我吃饭，就是前年娱乐部新来的那个实习记者，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有眼光刚到咱们那就看上小沈了，找小沈吃饭，小沈不去，那姑娘一着急抓起小沈就出了门……”当时我们都看傻了……

小沈已经微微红了脸，但还是故作轻松地吐了吐舌头：“你们就不懂了吧，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沈光明具有独特的气质，连那么不像女人的女人都能让我激发出母性的温柔，你们俩天天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干活，真是便宜死你们了！”



“你，你还真拿自己当香饽饽了，明天我就问问，谁爱你谁谁谁，省得天天给我和李春天添堵。”

小沈嘿嘿笑着：“李春天，看见没有，姚静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就叫欲擒故纵！你可得学着点儿。”

李春天最怕这样的时刻，男女当着她面调情就算了，还不忘拿她打趣，这个时候她总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她不是在拿自己打趣，她只是怕说错了话破坏这有些微妙的气氛。于是，李春天站起来说：“懒得理你们，我去给你们煮面。”

三个人吃面的时候李春天不停地看看姚静又看看小沈，她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两个人特别合适，她想找个机会劝姚静认真考虑一下。

三个人边看电视边吃，吃到一半，敲门声又响起来了。李春天自言自语道：“今儿怎么了？平常也没人来看我。”说着丢下碗筷跑去开门。

梁冰站在门外。李春天打开门看见他，立刻又关上，被梁冰挡住了。

“李春天——”

梁冰说。

李春天使劲挡着门不让他进来。

“李春天，把门打开。”梁冰又说。

李春天更加用力地关门，还是关不上。她扭过头看身后的姚静和小沈，两人都已经放下了筷子，诧异地看着门口。

门被梁冰推开，李春天在反作用力之下向后退了几步，险些摔倒。小沈见状，连忙起身将李春天扶住。

梁冰完全没有想到李春天家里会有客人，因此他有些尴尬。三个人都看着李春天，等着她开口。

梁冰先说话了：“对不起，”他对李春天说，“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客人，我晚点儿再来找你。”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蜡笔小新》的动画片，发出不合时宜的“哈哈”的笑声。梁冰循声看去，看到了电视屏幕上醒目的裂痕。

梁冰走过去，伸手在裂纹处擦了擦，转身看看李春天，李春天黑着脸不做声。

梁冰又去看电视机旁边的书架，尽管已经被李春天整理过，仍旧显得有点儿凌乱。

梁冰看了看李春天，又看看姚静和小沈，对着他们点点头，挤出一丝抱歉的笑，“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说罢朝门口走去。

15

连载

王县长很干脆，提笔就批了字，说的是同意规划成墓地，希望城建部门实地勘察，尽快拿出意见，速办。

杨书记拿着报告，去到城建局。局长端详了半天，说，这地方规划成墓地显然有困难。革命烈士已在铁佛寺傍皮山做了规划。对于县城一般人去世之后怎么安葬，这多年一直延续自找墓地的办法。一宗墓地也就是三五千元，安葬好一人也就是五六千元。这个想法很好，四方洼那地方本来就是坟地，原来是义地，没墓地之人死后安葬于此。这人是老板，听说在杭州混了不少钱，也是打工者的成功人士呀。他为什么不搞点有意义的事，搞这干啥？

杨主席说，也劝了他，他不听，县长一签，觉得县长说得也很有道理。

局长说，县长签了，我就安排人去落实。于是自己亲自带着规划所的几个同志，到了四方洼。

正在规划，县委书记从市开会回来，要通了城建局长的电话，询问他在哪里。

局长说，在四方洼规划土地。

吴书记说，规划让他们做，你来一下。

局长到了书记办公室里。吴书记正看一份报告，放下报告说，市里最近召开县域经济会议，特别是引进资金这一块，市李书记要亲自看，你说咋办？

局长问什么时候来看？

吴书记说，半个月以后。

局长说，今天规划四方洼，有个老板叫黄安，很有经济财力。听说为他家乡修路投资不少，有回报家乡的愿望，又写了份报告，王县长已批示，让规划一下。本想先向你汇报后再规划的，看他这个项目有点怪怪的，怕你生气，也就没先报告，想自己先到实地看看，想办法给否决了，叫王县长也同意为好。你这一说，要引资开发，我不得不跟你汇报了。我觉得这事大，处理好，引进几个百万元没问题。更重要的是，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吴书记说，真的？说说看，他这个项目怎么个怪法？

局长说，他想去四方洼购买一百多亩地做墓地。

吴书记也一惊，“哦”地一声，说一个老板投资，不做房产，不建学校，居然购买这么多土地做没有效益的生意，为啥？



黄安说，没办成，不好意思。

吴书记叹了口气，说，如果我们干部都有黄总这种精神，何愁办不成大事呢？我们的干部，屁都没放，就先吹牛皮，牛皮一吹炸，人也就走了，不干实事，尽玩虚的，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要都跟黄总这样脚踏实地的干，不就发展更快了吗？

杨主席说，黄安想征一块地，在四方洼建墓地，作为首期回乡开发之功。

黄安说，这事呢，我有私心。商城原为黄国地，是黄氏的发源地。商王又葬在四方洼，我想建成后建祭祀之地。城关去世的人也好安葬，方便群众。上次回来，有位文化局退休干部跟我说，这地方预示着商城的腾飞，虽说是一句迷信话，我觉得很好。同时，我还想在此建一博物馆，专门陈列商城名人著作、历史文物，为宣传商城做点贡献。